

《磨房产子》

主要角色

李三娘：正旦
 刘智远：正生
 刘氏：丑旦
 窦有功：老生
 送子观音：旦
 张仙：生
 护法：小生
 二衙役：丑

情节

刘智远（即五代时之后汉高祖）生有膂力，出身贫苦，少年时为李氏赘婿。妻名三娘，性极柔懦。夫妇二人，互相敬爱。依李氏为生活。自岳父母去世后，合家遂加白眼。其内嫂刘氏，尤为悍妬泼辣，外号人称一丈青。执掌家务，屡嫌刘智远夫妇坐食，忿不能平。适刘智远于后园石匣内，夺得妖魔守护之金盔金甲，并梅花点钢枪，乃往邠州投军，以图远大事业。李三娘一人在家，刘氏更无忌惮，虐待殊甚。一切奴婢应为之事，均以李三娘任之。每日工作之外，又欲磨面粉若干，稍有不足，鞭打立至。明知李三娘受孕，亦不肯放松一步。日复一日，李三娘腹中震动，在磨房内产生一子。凡初生者，必有脐带牵连，不得剪刀，用齿咬断（后为隐帝小说家所称咬脐郎是也）。刘氏一见，毒念顿萌，定欲绝其根株。遂于李三娘怀中，偷去小孩，抛弃后园池畔。幸遇邻居窦老救起，密告李三娘。亲送至邠州。其时刘智远立有军功，趋升显职。窦老将李三娘所遭困厄，略陈梗概。刘智远莫名感谢，厚待窦老焉。

根据《戏考》第二十八册整理

【第一场】

（刘智远上。）

刘智远（念） 胸藏治国安邦，生来秉心高强。力大敢伏虎豹，临高能招龙降。
 （白） 在下刘高，表字智远。自从李员外招俺为婿，不幸岳父母陡然去世。妻兄李洪信，倒也待俺罢了，内嫂心怀嫉妬，治家不良，将俺夫妻眼下看待。思想起来，好恼人也！

（西皮原板） 时运不至闷胸怀，
 浮云遮住栋梁材。
 得时狸猫胜如虎，
 失时蛟龙不抱怀。
 运去行舟走逆水，
 时来铁树把花开。
 几朝天子兴和废，
 几朝君王盛与衰。
 言来难尽旁人语，
 慢步来在后花园。
 时当三秋天凉爽，
 五色篱菊闹咳咳。
 行至花亭将下坐，
 一件奇事在眼前。
 （白） 日色平西，假山之下，见一怪物将至，待我拔剑斩它。

（妖精上。）

妖精（西皮原板） 咱家本非一精灵，
 多年狐狸变成形。
 也能呼风并唤雨，

也能撒豆与成兵。
只因上方朝玉帝，
受了天皇旨一封。
后花园看守刘高盔和甲，
今年今日将宝献。
一阵狂风到亭下，
只听刘高问一言。
刘智远 (白) 何方妖魔，在此何事？
妖精 (念) 妖魔妖魔，将你吃落。三天化成脓，七天无影踪。
刘智远 (白) 好孽畜，吃我一剑！
(西皮摇板) 妖魔一见回头跑，
后面跟随勇刘高。
前跑风帆船下水，
后跟弩箭怎离弓。
一个好如脱箭鸟，
一个好如捉鬼鹰。
妖魔来到茶藤架，
一幌身影无形踪。
手提宝剑将身站，
见一石匣在路中。
(白) 原来是一石匣。待我打开一觑。
(西皮摇板) 好一副鲜明盔甲，俺来穿戴起来，看看如何？
浑身披挂已停当，
耀目生明起亮光。
古来匠艺真奇巧，
打造成练似银装。
一杆银枪八尺五，
纯钢利刃起锋芒。
亭前拉过银鬃马，
扳鞍上马抖丝缰。
花园宽敞跑几次，
舞动梨花杆战枪。
刘高马上多欢喜，
离鞍弃蹬解戎装。
连忙包起盔和甲，
来见妻子李三娘。
(白) 三娘在哪里？
(李三娘上。)
李三娘 (西皮摇板) 我夫今日有何事，
为何行色甚匆匆？
刘智远 (西皮摇板) 刘高便把贤妻叫，
丈夫言来听端详：
只为花园得了盔和甲，
要往邠州去投军。
倘得荣华回故里，
夫妻团圆再相逢。
李三娘 (西皮摇板) 三娘闻言珠泪滚，
我夫此去要早回程。
荣华富贵虽要紧，
莫忘夫妻结发情。
夫妻说到伤心处，
刘智远 (西皮摇板) 叹坏刘高英雄心。
自今邠州去投军，

要相逢一十八年还有零。

辞别我妻跨金蹬，
不分昼夜赶路程。

(叫头)

三娘!

李三娘 (叫头)

高郎!

刘智远 (叫头)

我妻!

李三娘 (叫头)

夫吓!

(刘智远下。李三娘哭，进门关门。)

李三娘 (念)

进得磨房闷悠悠，十人一见九人愁。虽然不是监牢狱，

(李三娘哭。)

李三娘 (念)

受苦三娘在里头。

(白)

奴家李三娘，配夫刘高。可怜我一双爹娘，下世去了，家中只有哥嫂二人。不想他夫妇，新生嫉妬，命我丈夫看守瓜园。那花园里面，出了一个妖怪。谁想丈夫气高力强，来到花园，将妖打死，得了盔甲银枪。他一心心要往邠州，投军去了。留奴一人在此，日间汲水，夜间挨磨。受此折磨，不知何日方得出头?咳!

(念)

既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

(西皮慢板)

李三娘扶磨棍珠泪盈盈，
埋怨着哥和嫂实在无情。

一双爹娘逝世去，

流落恶人毒手中。

逼迫奴日间里井台汲水，

夜来挨磨五更终。

受不尽日夜里千般万苦，

恼怒在心不中用。

又想起刘高郎瓜园分别，

不知在何日里再得相逢?

李三娘瓜房内空嗟感叹，

要团圆除非那得在梦中。

(白)

也罢!挨了多时，身体困倦，不免坐在磨盘之下，歇息片刻便了。

(刘氏上。)

刘氏 (念)

日念心经数篇，南无阿弥陀佛。

(白)

吾乃刘氏，乳名一丈青，嫁与李洪信为妻。我丈夫叫我管理家务。哈哈!幸喜一双公婆，尽皆亡故。家中只有小姑一人，名唤三娘。她的丈夫刘高，已经出外去了。常言道得好，出嫁女儿，娘家留住。她在家专管吃的穿的，不是个道理。我叫她白日汲水，黑夜推磨，当为下贱使唤。正是：

(念)

眼前便宜莫错过，不管旁人说短长。

(白)

这时候已不早了，看看那贱人推磨什么样了，成不成?

(念)

行行去去，去去行行。

(白)

来此已是磨房，怎么不见动静?待俺叫门。

三娘开门!三娘开门来!

怎么不听见?好贱人，我来拨进去!

(刘氏进门，怒。)

刘氏 (白)

好贱人，不与我推磨，在此盹睡。吃我一个耳把子!

(李三娘哭。)

李三娘 (白)

嫂嫂息怒，待我推磨就是了。

刘氏 (白)

贱人呀贱人!限你明日早晨，麸面俱全。若是不然，管叫你死在眼前!

(刘氏出，听，下。)

李三娘 (西皮慢板)

李三娘受挨磨伤心落泪，

又恐怕恶嫂嫂在外窃听。

战战兢兢心内惊，

暗地伤悲不敢声。

想起我夫刘智远，

你在邠州怎知情？
 奴意欲带悬梁高挂自尽，
 都只为身怀孕十月有零。
 没奈何终日里身受苦楚，
 等候那分娩时另生别情。
 若然是生下了一个婴儿，
 我即当差他人送至邠城。
 要是生下一女子，
 那时任便我意行。
 三娘说到伤心处，
 忽听门外有人声。
 吓得满身答极战，
 手扶棍磨不放松。
 上前急行用力推，
 两腿酸痛腹内疼。

(李三娘捧腹。)

李三娘 (哭) 哎呀，苦吓！
 (西皮慢板) 降生不在别时间，
 偏偏只在今夜中。
 说着说着身体重，
 不免坐在地流中。

(四神兵、张仙、护法引送子观音同上。)

送子观音 (白) 吾乃慈航道人送子观音是也。今奉玉帝敕旨，紫薇垣内巨星高降。有一朝人王帝主之分，命吾送与刘高为子，他妻李三娘，魔难将满，今夜降生之期，不免送去便了。

张仙！

张仙 (白) 在。
 送子观音 (白) 将此子怀抱，送往沙陀村去。
 张仙 (白) 领法旨。
 送子观音 (白) 护法！
 护法 (白) 菩萨。
 送子观音 (白) 引路者。
 护法 (白) 领法旨。

(【吹打】。四神兵、张仙、护法、送子观音同行，同上绕坞。)

送子观音 (白) 善哉善哉，大慈悲，救苦难，渡迷津，离苦海。犹晓的，观音如在。

(李三娘内哭，即降生，抱子上。)

李三娘 (西皮导板) 昏迷醒来时梦间，
 (西皮摇板) 磨房产下小儿郎。
 虽然是喜身受苦，
 只见脐带又牵连。
 婴儿不住呱呱哭，
 哭得三娘不奈烦。
 无奈高声把嫂嫂叫，
 嫂嫂吓！
 叫了十声九不相干。
 只喊得口干舌燥无有力，
 忽听门外怒声喧。

(刘氏上。)

刘氏 (白) 好贱人！不给我推磨，在此怪声怪气干甚么？
 李三娘 (西皮摇板) 你妹妹产下婴儿在磨道下，
 与我剪刀将脐剪。
 刘氏 (白) 你这贱人活不做，还养儿子哩？哪里有剪刀与你剪那鳖种羔子！
 李三娘 (西皮摇板) 听此言越添悲痛，

不由人心更悽惨。
哭一声爹娘你在哪厢？
啊啊啊，爹娘吓！
骂声嫂嫂你心太狠，
我狠，狠你把我怎么样？
不念我生死在眼前。
你这贱人死了，我才欢喜哩！
罢罢罢，无奈何将脐带来咬断，
提起名儿唤你咬脐男。
你那是胡说！
咬脐儿谁知我母子苦楚，
你爹爹在邠州哪知道这样事端。
你养了鳖羔子，这还想你那汉子吗？
我丈夫他与我非是一载，
常言道夫妻情如同地天。
哦哦！
一丈青听此言心中大怒，
你那里把为嫂当作何人？
不过是嫂嫂。
养孩子你这里又想汉子，
俺是夫妻，岂有不想？
他已做别乡鬼无有信音。
他总有回家一日。
无廉耻在我家做些什么？
是我爹娘家的，不妨事。
专管吃又管穿不知事情。
爹娘撇下来得。
你不过汲水推磨，他不难为与你，
应受折磨。
你还道你嫂嫂是个恶人。
本来不善。
怒一怒急将这鳖羔子夺过，
哎吓！
(李三娘、刘氏同夺。李三娘哭。)
我将他抛在那花园池内。
苦呀！
李三娘上前来双膝跪下，
尊一声贤嫂嫂细听根原：
千不是万不是是我不是，
望求你将婴儿狗命保全。
你当是发慈悲救苦救难，
尤比那佛面前诵经拜念。
听此言不由我心中发怒，
骂一声小贱人你听我言：
你今晚要孩子万万不能，
耽误了我的面你命休也。
我说的言和语牢牢紧记，
我今日有事情且赴花园。
鳖羔子要抛在花园池内，
省得你昼夜里受尽牵连。
叫嫂嫂你把那婴儿留下，
你就是我父母重生一般。
你爹娘在地下想着你，要你一块儿去哩！

李三娘 (西皮摇板) 你若是救我的母子苦难,
那时间我夫还一同叩谢。

刘氏 (西皮摇板) 不提起你汉子当还由可,
提起来我心中更把怒添!
道是你死爹娘招的好女婿,
吃俺的穿俺的不把事管。
最不该将我的瓜园毁坏,
失了羞没有脸逃走在外。
我越思越想越动怒,
(刘氏行, 李三娘扯住刘氏, 刘氏推倒李三娘。)

刘氏 (西皮摇板) 一丈青走上前忙来溜烟。
(刘氏下。李三娘醒。)

李三娘 (哭) 苦吓!
(西皮摇板) 见嫂嫂此一去儿无性命,
不由的悲切切叫声天爷!
咬脐儿今何在母泪不干,
不想到我的儿同遭此难。
我丈夫在邠州身得自在,
你妻儿遭灾难何日见青天?
(哭) 苦吓!
(李三娘下。)

【第二场】

(窦有功上。)

窦有功 (引子) 浮生空碌碌, 光阴箭离弦。
(窦有功坐。)

窦有功 (念) 月过十五光明少, 人生七十古来稀。
(白) 老汉窦有功, 沙陀村人氏。年已八旬, 村中称为窦老, 这也不在话下。只因隔壁李三娘, 与她嫂嫂吵闹, 又听得婴儿啼哭声。我想那婴儿, 必是三娘所生, 她嫂嫂生心嫉妬, 定有别故。为此暗往她家花园, 探听动静。不料这恶妇, 适将婴儿, 掠在这花池内, 要害他性命。那时老汉暗暗潜伏池畔, 将他救出。因此趁早站立门首, 等候三娘出来, 说明端的。一言未了, 三娘来也。

(李三娘上。)

李三娘 (西皮摇板) 三娘汲水赴泉台,
肩挑水桶哭哀哀。
产生婴儿无人救,
将他一命赴黄泉。
悲悲切切往前走,
只见窦老在门前。
忍泪走向前旁去,
有老汉上前来细问根言。

窦有功 (西皮摇板) 三娘哪里去?
(白)

李三娘 (白) 井台汲水。
窦有功 (白) 不要汲水。
李三娘 (白) 有恐嫂嫂见怪。
窦有功 (白) 不妨。老汉着人代你汲水便了。到我家中, 有言相问。
李三娘 (白) 是。如此请。
(窦有功、李三娘同进门。)

李三娘 (白) 窦伯伯, 有何话说。
窦有功 (白) 老汉夜来, 听你姑嫂吵闹, 婴儿啼哭, 究为何事?
(李三娘哭。)

李三娘 (白) 窦伯伯吓!

(西皮摇板) 三娘一听窦老问,
不由心中苦万分。
窦有功 (白) 不必如此, 说来我听。
李三娘 (西皮摇板) 身遭折磨不胜诉,
昨夜生下一婴儿。
窦有功 (白) 叫人可喜!
李三娘 (西皮摇板) 一见嫂嫂嫉妬生,
窦有功 (白) 叫人可恨!
李三娘 (西皮摇板) 夺婴儿要将他命来害。
窦有功 (白) 可怜吓!
李三娘 (西皮摇板) 因此上吵闹得邻舍不安,
窦有功 (西皮摇板) 听此言不由我可恨又可悲。
又喜得刘贵人有了后代,
叫三娘你只管把心放开。
婴儿的性命不能害,
李三娘 (白) 现在哪里?
窦有功 (西皮摇板) 且等着自然与你抱出来。
(窦有功抱婴儿见李三娘。)
李三娘 (西皮摇板) 叫人可喜可怜又可哀哉,
救命之恩难报答。
窦有功 (西皮摇板) 我潜伏花园将他救,
竟要送他往邠州寨。
李三娘 (白) 如此说来, 感恩不尽。窦伯伯受奴一拜!
窦有功 (白) 老汉当不起。
李三娘 (西皮摇板) 救命之恩比天高,
窦有功 (西皮摇板) 不辞劳苦走一遭。
李三娘 (西皮摇板) 若得他父子来相见,
窦有功 (西皮摇板) 要是洩漏事难成。
(白) 三娘子万不可洩漏了。
李三娘 (白) 是, 晓得。
(李三娘、窦有功同下。)

【第三场】

(中军上。)
中军 (引子) 常在虎帐立, 专听号令行。
(白) 俺邠州节度使中军是也。今值升帐之期, 只在此间伺候。
(窦有功上。)
窦有功 (念) 特地来送子, 不辞千里繁。
(白) 来此已是辕门。
门上哪位在?
中军 (白) 哪里来的?
窦有功 (白) 沛国沙陀村来的。
中军 (白) 原来是大老爷的乡亲。来, 伺候着。
(二衙役同上。)
二衙役 (同白) 晓得。
中军 (白) 启禀大老爷: 辕门外有大老爷乡亲求见。
(刘智远上。)
刘智远 (念) 万事皆由命, 半点不由人。
(白) 下官刘高。顷闻中军, 禀称有沙陀村乡亲求见。
中军吩咐出去, 有请!
中军 (白) 有请!
窦有功 (白) 贵人请上, 待老汉拜见!

刘智远 (白) 不敢。请坐。
窦有功 (白) 告坐了。
刘智远 (白) 窦伯伯因何到此?
窦有功 (白) 老汉不辞千里之远, 特为贵人送子而来。
刘智远 (白) 多谢了!
窦有功 (白) 好说。
刘智远 (白) 家中大小可好么?
窦有功 (白) 俱好。惟三娘事情繁杂, 不可胜诉。日后贵人回家, 便知端的。老汉告辞了。
刘智远 (白) 既是如此, 受下官一拜。
窦有功 (白) 老汉不敢当的。
刘智远 (念) 多谢千里送子情,
窦有功 (念) 不辞跋涉积功阴。
刘智远 (念) 恩似邱山同一般,
窦有功 (念) 不知何日再相逢。
(刘智远、窦有功同下。)
(完)